

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约翰·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上海

John Galsworthy  
THE FORSYTE SAGA

---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5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30,000

1978年2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4次印刷

印数：150,201—171,100册(内精装11,400册)

---

书号：10198·16 平装定价：1.30元

# 目 次

##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邂逅	3
第 二 章	精细的芙蓉·福尔赛	23
第 三 章	罗宾山	32
第 四 章	古墓	42
第 五 章	家乡的原野	53
第 六 章	乔恩	65
第 七 章	芙蓉	71
第 八 章	草原牧歌	78
第 九 章	戈雅	83
第 十 章	三人行	97
第 十 一 章	二人奏	104
第 十 二 章	神经	112

##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母与子	127
第 二 章	父与女	133
第 三 章	会见	149
第 四 章	格林街	161

第五章	纯福尔赛事务	168
第六章	索米斯的私生活	177
第七章	琼插手进来	189
第八章	背城借一	196
第九章	种下祸胎	204
第十章	下决心	215
第十一章	梯摩西的预言	221

### 第 三 卷

第一章	老乔里恩显灵	237
第二章	供状	248
第三章	伊琳	256
第四章	索米斯盘算	261
第五章	一门心思	270
第六章	走投无路	276
第七章	使命	286
第八章	忧郁的调子	296
第九章	橡树下	302
第十章	芙蓉的婚礼	305
第十一章	老一辈福尔赛的最后一个	317

第 一 卷



## 第 一 章

### 邂 逅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号的下午，索米斯从自己住的武士桥旅馆里出来，打算上考克街附近一家画店看一批画展，顺便看看未来派的“未来”。他没有坐车。自从大战以来，只要有办法可想，他从来不坐马车。在他眼睛里，那些马车夫都是一群没有礼貌的家伙；不过现在战争已经结束，马车又有点供过于求起来，这班人遵照人性的习惯，又开始变得有点礼貌了。虽说如此，索米斯仍旧不痛快他们，心灵深处总把这些人 and 过去阴暗的记忆看成一个东西；而现在，就如他这个阶级所有的人一样，隐隐又把他们和革命看成一体了。大战期间，他曾经有一个时期相当焦急；和平后有一个时期焦急得还要厉害；这些经历都产生了一种顽强的心理后果。由于过去屡次三番在想象中看见自己破产，所以他现在已经毅然决然不相信这在实际上有可能了。一个人每年付掉四千镑所得税和超额税，境况总不会坏到哪里去。二十五万镑的财产，又分散在几个方面，而且只负担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就是有人异想天开要征起资本税来，也丝毫奈何他不得。至于把战时利润充公，他是百分之百地赞成，因为他自己一点没有，而那班瘪三正活该这样下场！不但如此，古画的行情如果说



有什么变动的話，那就是更加俏了，而他自从大战开始以后，收藏的画却越发值钱了。还有，空袭对于一个生性谨慎的人说来，也只有好处，使一个向来顽强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了。由于空袭使人担心到财产的全部崩溃，那些由捐税造成的部分损失也就不大使人害怕了；另一方面，由于对德国人的无耻痛恨惯了，他对工党的无耻也自然而然会痛恨起来；如果不是公开地痛恨，至少在自己灵魂的神庙里是如此。

索米斯一路走去。时间还早着，芙蕾跟他约好四点钟在画店碰头，而现在才不过两点半。走走路对他有好处——他的肝脏有点抽痛，而且人有点发毛。他妻子只要进城，总是不待在旅馆里，他的女儿总是到处乱闯，就象战后多数的年轻女子一样。虽说如此，在战争期间，她总算年纪还轻，没有真正抛头露面过，这一点总得感谢老天。当然，这不等于说他在战争开始时没有全力支持国家；不过在全力支持和让妻子女儿亲自出马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这由于他的性情有种地方很古板，就讨厌情感过分激动。比如说，他就曾经强烈反对安耐特回法国去（在战争的刺激下，她开始称呼它“亲爱的祖国”<sup>①</sup>）看护那些“勇敢的士兵”；那时候她非常之漂亮，而且一九一四年时人不过三十五岁。把她的健康和容貌都要毁掉！就好象她的确是个看护似的！他当时就坚决不许。还是让她留在家里给兵士做做针黹，织织绒线吧！安耐特因此没有去成，可是从此就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渐渐养成一种嘲笑他的习惯，并不是公然嘲笑，而是在一些小地方不断地嘲弄他。至于芙蕾，战争总算替她解决了要不

---

① 书中为反映安耐特和其他法国人的口气，插进一些简单法文，译文不再保留，只加重点以示区别；下同。

要上学的复杂问题。鉴于她母亲对战争的态度，芙蕾最好离远一点，这样还可以避免空袭，也不至于一冲之兴做出逾越的事情来；有这些原因，所以他把芙蕾送进西部很远的一个学校，在他看来，地点和学校程度都算兼顾了，可是自己对这个孩子却想念得厉害。芙蕾！这个带一点外国情调的名字，是她出世时自己突然决定给她起的；虽则这个名字是对法国人的显著让步，可是他从来没有懊悔过。芙蕾！名字漂亮；人也漂亮！可是心思总定不下来，太定不下来了；性情又那样执拗！而且满知道挟制得了自己的父亲！索米斯时常盘算这样钟爱女儿实在不应当。真是老糊涂了！六十五岁了！年纪不算小，可是自己并不觉得，原因是，尽管安耐特那样年轻貌美，他的第二次结婚却只是淡墨山水。也许这倒是运气。他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热爱过，那就是对他的头一个妻子伊琳。对了，而且他的堂兄乔里恩，那个娶伊琳的家伙，听说已经是老态龙钟了。七十二岁的人，从他第三次结婚起又过了二十个年头，难怪乎如此。

索米斯中途停了下来，靠着海德公园骑道的栏杆憩一下。这地方从他出生和他父母去世的那所公园巷房子，到他三十五年前享受初版婚姻生活蒙特贝里亚方场的小房子，刚好是中点，所以是一个很适合的怀旧场所。现在他的再版结婚生活又过了二十年了，那出古老的悲剧就象是隔世一样——可以说，自从芙蕾代替他盼望的儿子出世时就结束了。多年来，他已经不再懊恨没有生儿子，连隐隐约约的恨意都没有了；芙蕾已经把他的心填满了。反正，她姓的是他的姓，而且到什么时候会改姓，他根本就不去想它。真的，他模模糊糊觉得，好象只要陪套相当阔气，说不定就可以把那个娶芙蕾的家伙买了过来，再叫他改姓；这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说起来不是男女平等吗？所以，只要想起这场

灾难，这种模糊的感觉就会使他宽慰一下。可是暗地里他仍旧认为女人和男人并不是平等的；一想到这里，索米斯一只弯曲的手便使劲地擦起脸来，终于摸到自己的下巴，那只使他感到安慰的下巴。多亏了平日饮食有节，这张脸并没有变得痴肥；鼻子很削，而且一点不红，花白的上须剪得很短，目力始终未衰。花白头发秃上去一点，使前额显得高了起来，可是由于身体微微有那么一点伛，正好弥补这里的变化，所以一张脸看上去并不太长。现在老一辈的福尔赛里只剩下一个梯摩西了（现在是一百零一岁），梯摩西如果看见他的话，就会象往常一样，说时间并没有在这个最阔气的小辈福尔赛身上引起任何变化。

筱悬木的绿荫刚罩在他修整的软呢帽上；大礼帽他是早已不戴了；在这种日子里，引人家注意到自己的富有是毫无道理的。筱悬木啊！他的思绪一下子就飞往马德里。那是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复活节，当时为了决定不下买不买那张戈雅的画，他就象航海家为了发现陆地一样，特地跑到这位画家的故乡去研究一番。他的印象是，这家伙很了不起，确是个大手笔，真正的天才！尽管那班人把他抬得这样高，在他们兴头下去之前，他要把他抬得更高。第二次的戈雅狂热将要比第一次还要厉害；是啊！他于是收进。那次上马德里去，他还请人摹了一张叫“摘葡萄”的壁画；这在他还是第一次；画的是一个一只手撑着腰的女子，他看了觉得很象自己女儿。这张画现在挂在买波杜伦的画廊里，可不大上眼——戈雅是模仿不了的。可是碰到女儿不在场时，他还会看看这张画，原因是画中人那种轻盈刚健的腰肢，弯弯的开阔的眉毛，黑眼珠里蕴含的焦切梦想，都使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他自己的眼珠是灰色；真正的福尔赛家人没有一个是褐色眼珠的；她母亲的眼珠是蓝色，然而芙蓉偏偏生了一双黑眼睛，

可不怪吗！不过她外祖母的眼睛却是黑得象糖浆一样！

索米斯又开始向海德公园三角场走去。在全英国更没有比这儿驰道的变化更大了！由于他的出生地点离这里只有一箭之路，一八六〇年以来的事情他全都记得。在孩提时他便被大人带到这儿来，瞪目望着那些穿紧身裤、留腮须的花花公子以骑兵的姿势策马驰骋；看戴着白荷叶边大礼帽的人举帽为礼，神情最为闲散；还有那个罗圈腿的矮子，穿一件长长的红背心，总是夹在时髦人中间走来，手里牵上几条狗，想要卖一条给他母亲：查理卷毛犬<sup>①</sup>，意大利跑犬，就爱挨他母亲的箍裙——这些人现在全都见不到了。真的，现在什么上等人士都看不见了，只看见许多工人一排排枯坐在那里，除掉几个跳跳蹦蹦的年轻女子，戴着圆顶帽，跨骑在鞍子上驰过<sup>②</sup>，或者一些不懂骑术的殖民地的人，坐在雇来的寒伧相的马上，来回奔驰，什么都没有得看的，偶然看见些骑幼驹的小女孩子，或者借骑马舒散一下肝脏的老头儿，或者一个勤务兵试骑着一匹高大的“冲锋陷阵”的战马；纯种马看不见，马夫也看不见，礼貌、风度、谈笑——全看不见；只有这些树还是一样——只有这些树对人事的变迁毫不动心。一个民主的英国——又纷乱，又匆促，又嘈杂，而且好象没有一个完似的。索米斯灵魂里那一点乖僻的脾气激动起来了。那个高贵文雅的上流社会永不再来了！钱是有的——是啊！钱是有的——他父亲就从来没有象他这样有钱过；可是礼貌、情趣、风度全不见了，失陷在一片广漠的、丑陋的、摩肩接踵的、闻见汽油味的粗鄙寒暄中。这里那里潜匿着一些中落的阶层，代表风雅和高

① 一种曾为英王查理二世喜爱过的卷毛犬。

② 以前英国女子骑马只是横坐在鞍子上，象男子一样分跨在鞍上的还是第一次大战后才看见。

贵的习气，可是零零落落的，正如安耐特常说的，非常寒伦；要指望再看见什么坚定而合理的风气出现可别想。而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花朵——就是扔在这片礼貌全无、道德败坏、乱嘈嘈的新世界里！等到工党的那些家伙掌握政权以后——如果他们一朝一日掌权的话——那就还要更糟。

他从三角场的穹门走了出去；谢谢老天爷，这座穹门总算不再被探照灯的铅灰色照得奇形怪状了。“他们最好在大伙儿都去的地方装上探照灯，”他想，“把他们宝贵的民主照得通亮！”他沿着毕卡第里大街那些俱乐部的门前走去。乔治·福尔赛当然已经在伊昔姆俱乐部的拱窗前面坐着。这家伙现在长得更胖了，简直成天坐在那里，就象一只一动不动的、讽刺而幽默的眼睛注视着人世的衰谢。索米斯加紧了步伐，他在自己堂弟的视线总是从心里感到不自在。从前听见人说，乔治在大战期间写过一封署名“爱国者”的信，抱怨政府限制跑驹吃的雀麦。瞧，他不是坐在那儿！又高大、又魁伟、又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头发梳得亮亮的，一点儿不稀，涂的当然是最好的生发油，手里拿一张粉红报纸<sup>①</sup>。哼，他可没有变！索米斯心里——这在他有生以来可能是第一次——忽然对这个促狭的亲人从心里感到一种同情。这样大的块头，分开的头发梳得这样整洁，一双眼睛就象叭喇狗那样凶，他这个人如果代表旧秩序的话，倒还不容易搬得动呢。他望见乔治把粉红报纸摆动一下，好象招呼他上去。这家伙想必是要问问自己财产的事情。这些财产现在还是由索米斯代管；原来二十年前——那个痛苦的时期——他和伊琳离婚时，索米斯虽则只在律师事务所里挂一个名，但是不

---

<sup>①</sup> 专登赛马新闻的报纸。

知不觉地把所有纯属福尔赛家的业务全揽过来了。

他只迟疑了一下，就点点头走进俱乐部。自从他的妹夫蒙达古·达尔第在巴黎去世以后——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肯定不是自杀——这所伊昔姆俱乐部在索米斯眼中好象变得上流些了。乔治，他知道，也已经不再干那些荒唐事儿，现在一心一意只放在饮食享受上，吃起来总拣最好的吃，使自己不至更胖下去；至于赛马的玩意儿，照他自己的说法，“只养一两头老废物保持一点生活兴趣而已”。有这些缘故，所以索米斯在拱窗前面找到自己堂弟时，并不感到过去上这儿来时常感到的尴尬心情，好象做了一件冒失事儿。

乔治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来。

“战后还没看见过你，”他说，“嫂子好吗？”

“多谢，”索米斯冷冷地说，“还不错。”

乔治脸上的肥肉有这么一刹那挤出隐隐的揶揄，眼睛里也显露出来。

“那个比利时家伙，普罗芳，”他说，“现在是这儿的会员了。一个怪人儿。”

“很对！”索米斯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老梯摩西；他说不定随时都会咽气的。想来他的遗嘱已经做好了吧？”

“做好了。”

“你应当去看望他，或者随便哪一个去一下——老一辈子里最后的一个了；他现在是一百岁，你知道。他们说他就象个木乃伊。你预备把他葬在哪里？按道理应当给他砌一座金字塔才是。”

索米斯摇摇头。“葬在高门山祖坟那边。”

“哼，我想如果葬在别处的话，那几个老姑太会要想他的。

他们说他对饮食还感兴趣。你知道，他说不定还会活下去。这些老前辈的福尔赛可真有他们的。十个人——平均年龄八十八岁——我算了一下。这应当和三胞胎一样少见。”

“就是这些事吗？”索米斯说，“我得走了。”

“你这个不通人情的浑蛋，”乔治的眼睛好象在回答。“对了，就是这些。你去看望看望他——老家伙住在古墓里说不定要显圣呢。”乔治脸上肥线条形成的笑容消失了，他接着又说：“你们做律师的可曾想出什么办法逃避这个狗所得税呢？固定的遗产收入受到打击最厉害。我往常每年总有两千五百镑，现在弄得仅仅拿到一千五百镑，生活费用倒拍了个双。”

“啊，”索米斯低声说，“赛马受到威胁了。”

乔治的脸上显出一丝勉强的自卫神情。

“哼，”乔治说，“我从小受到的教养就是游手好闲，现在人老力衰，却一天天穷下去。这些工党家伙非全部拿到手决不干休。到那个时候，你打算怎样来谋生呢？我预备每天工作六小时，教那些政客懂点风趣。你听我的忠告，索米斯，去竞选议会议员，先把每年四百镑拿到手——还可以雇用我。”

索米斯走后，他又回到拱窗前自己座位上去。

索米斯沿着毕卡第里大街一面走，一面深深玩味着他堂弟适才的一番话。他自己一直是克勤克俭，乔治则一直是又懒惰，又会花钱，然而，如果一旦把财产充公，受到剥夺的倒反而是他这个克勤克俭的人！这把所有的德性都否定了，把所有福尔赛的原则都推翻了。离开了这些，试问还能建立什么文明社会呢？他认为不能。他那些藏画总还不会充公，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些画值多少钱。可是，一旦这些疯子榨取资本起来，这些画又能值多少钱呢？全成了落脚货了。“我自己倒不在乎，”他想，“在我这样

的年纪，我可以一年靠五百镑钱过活，然而完全不感到什么不便。”可是芙蓉！这笔财产，在投资上分布得这样明智，还有这些谨慎挑选和收集来的宝物，不都是为了她！如果弄到后来都不能交给她或者遗留给她的，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跑去看那些无聊的未来派作品，弄明白它们有没有前途，又有什么用呢？

虽说如此，他抵达考克街附近那家画店时，仍旧付了一先令，拿起一份目录走了进去。大约有十个人正在东张西望。索米斯走前几步，迎面看见一座象是被公共汽车撞弯的电灯杆子。这东西就陈列在离墙三四英尺远的地方，在他那份目录上写的是“朱庇特”<sup>①</sup>。他带着好奇心细看这座石像，因为他新近对雕刻也稍稍留意起来。“这如果是朱庇特，”他想，“不知朱诺<sup>②</sup>又是什么样子呢。”突然间，他看见朱诺了，就在对面。在他看来，朱诺简直象一只水泵带两只柄子，穿一件雪白的薄衣裳。当他还在凝望这座像时，两个东张西望的人走到他左边停下来。“太妙了！”他听见其中一个说了一句法文。

“狗屁！”索米斯一个人暗骂。

另外一个的年轻声音回答：“你错了，老兄；他在捉弄你呢。当他象上帝那样创造了朱庇特和朱诺时，他在说：我看那些傻瓜可吃得这一个。他们果然全吃下去了。”

“你这个小浑蛋！伏斯波维基是一个创新派。你难道看不出他已经把讽刺带到雕刻里来了？造型艺术、音乐、绘画，甚至建筑的前途就决定在讽刺上面。非如此不可。人都腻味了——情感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天帝。

② 朱庇特的妻子。



的玩意儿谁都不喜欢。”

“哼，我还能够对美感到一点兴趣呢。我是经过大战的。你的手绢掉了，先生。”

索米斯看见一块手绢递到自己面前。他接过来，但是天然有点疑惑，就凑近鼻子闻闻。气味对的——是陈花露水的香味——而且角上有自己名字的缩写。他稍微放心一点，就抬起眼睛望望那个青年人的脸。两只耳朵有点招风，一张带笑的嘴，一边留一撇小胡子，就象半截牙刷，骨碌碌一对小眼睛。

“谢谢你，”索米斯说，然后有点气愤地又接上一句：“很高兴听见你喜欢美；这种事在目前是不大见到的。”

“我简直着迷，”年轻人说；“可是你跟我是硕果仅存的了，先生。”

索米斯笑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画的话——”他说，“这是我的名片。随便哪一个星期天，如果你到河上去并且愿意光顾的话，我可以拿点真正的好画给你看。”

“多谢多谢，先生。我非常之愿意到府。我叫孟特——马吉尔。”他把帽子除下来。

索米斯这时已经懊恼有点冒失，所以只抬一下帽子还礼，同时不屑地看看年轻人的同伴，那人打了一根紫领带，蛞蝓似的难看的腮须，鄙薄的神情——就好象自命是个诗人！

他好久没有作过这类冒失的事情了，所以就找了一处凹进的小间坐了下来。他怎么糊里糊涂把名片送给这样一个飞扬浮躁的青年？而跟他在一起的又是那样一个家伙。这时，一直藏在他思想深处的芙蓉就象自鸣钟报时的金丝儿突然跃了出来。小间对面屏风上是一块大画布，上面涂了许多番茄色的方块块，